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　　宋　周應合　撰

儒學志二

建明道書院

明道先生程子事見程子書及先賢傳　師濂溪先生周子慨然有求道之志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人天不慭遺哲人早世嘗為上元

主簿且攝縣事政教在人至今思之因人心之所思而明先生之教此書院所由建也先是淳熙初忠肅劉公珙祠程子於學宮朱文公為之記紹熙間主簿趙君師秀來居其官即聽事西偏繪像祠之嘉定乙亥主簿危君和復請於太守劉公榘乃於簿廨之東得鈴轄舊廨之地改築新祠部使者西山真公捐金三十萬粟二千斛以助之未幾李公玨來繼劉公咸相其役前護重門中儼祠像扁其堂曰春風上為樓旁二塾曰主敬曰行

恕名其泉曰澤物表其坊曰尊賢既成率郡博士及諸生行舍菜禮自是春秋中丁率為彝典置堂長及職事員延致好修之士西山嘗記其事刻諸石崇重未幾忽就隳廢堂宇雖存講肄闕如遂為軍儲賔寓之所淳祐己酉二月天大雷電書閣忽災退庵呉公因更創之閣視舊益偉下為春風堂聘名儒以為長招志士以共學廣齋序增廪稍倣白鹿洞規以程講課士趨者衆聖天子聞而嘉之親灑明道書院四大字賜為額與四書院

等寶祐丙辰裕齋馬公得西山斷碑於瓦礫中重刻之跋其後開慶已未馬公再建大闈視事之始與部使者率僚屬會講於春風堂聽講之士數百乃屬山長修程子書刻梓以授諸生給田以增廩而教養之事備焉續善意保成規壽斯文之脉則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祠堂居中三間廣四丈深三丈中設塑像榜曰河南伯程純公之祠東西兩廊各一十五間

御書閣在春風堂之上五間廣八丈深四丈上嚴奉宸

翰環列經籍

春風堂在祠堂之後七間廣十丈深五丈盖會講之所也昔朱公挨見明道先生於汝歸謂人曰春風中坐了一月堂名盖取此也中設講座四圍設聽講位臨堦垂簾前築一臺植以四柱

主敬堂在春風堂之北三間廣三丈八尺深二丈三尺盖會食會茶之所也庭中荷池前植三槐

燕居堂在主敬堂之後山長張顯設先聖及十四先賢

神位於堂中
山長位在主敬堂之左
堂長位在主敬堂之右
堂錄位在春風堂上之左
講書位在春風堂後之右
職事位二所一在春風堂上之右一在春風堂後
尚志齋三間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南
明善齋三間在主敬堂前西序之南

敏行齋三間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北

成德齋三間在主敬堂前西序之北

省身齋在春風堂前之左係續添

養心齋在春風堂前之右係續添

公厨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後

米敖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南

錢庫在主敬堂前西序之南

直房在公厨之側

蔬圃在書院之右

后土祠居大門內之左

中門屋三間廣四丈深二丈五尺揭御書明道書院四字於楣左為幕次右為吏舍

大門屋三間廣四丈四尺深一丈八尺左右設柸繚以垣牆

具廩稍帥府累政撥到田產四千九百八畝三角三十步

上元縣徐提舉等三戶佃田七十三畝又三十八畝地三十一畝一角江寧縣邵仁等一十戶佃田七十

七畝三十八步句容縣戴日德等四十一戶佃田三百八十六畝二角四十三步地一十二畝一角二十五步雜產二十六畝二角二十步溧水縣平登仕等一十四戶佃田三千五百四十二畝四十七步溧陽縣楊省四等一十八戶佃田產四百九十二畝三十八步歲入米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稻三千六百六十二斤菽麥一百一十餘石折租錢一百一十貫七百文又有白地房廊錢常州宜興縣管下房賃歲收見錢八十一貫九百文月王監場獻到白地房廊三項右上元丫頭巷北街白地賃錢官減外日收一貫一百四十文足崇道橋南馬司寨前白地賃錢官減外日收四百二十五文省係七十陌雜行街魚市街羅行口房廊屋賃錢官減外日收二百六十文省本府每月撥下贍士支遣錢五千貫

十七界官會并蘆柴四十束淳祐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府牌每年于張莊變糶二麥價錢內撥十七界一十萬貫發下書院充贍士支遣王尚書埜到任每月只支五千貫錢糧官掌

其出納所支供俸有差歲終有會月俸山長一百貫錢糧官二十貫堂長一百貫米三石堂錄六十貫米一石五斗講書五十貫米一石五斗堂賓二十六貫米一石二斗直學二十四貫米一石二斗講賓一十七貫米一石二斗司計一十五貫米一石二斗掌書一十五貫米一石二斗堂祠一十四貫米一石二斗齋長一十貫米一石正供生員每名五貫醫諭米七斗日供職事生員米二升五合造食錢三百文山堂長貼食錢七百文堂錄講書貼食錢五百文堂賓至齋長貼食錢二百文各照親書食簿支送不行供者不支宿齋職事生員每夜支油錢二百文堂長堂錄講書每夜支油二兩各照親書宿齋簿支送不宿

齋者不支寒月送炭山長入堂日支五斤堂長日五斤
堂録講書日各三斤衆職事生員日各二斤自十月初
一日為始至正月終任支行食宿齋者全支不宿齋者
半支凡支錢並用十八界官會凡支米並用文思斛斗

立規程一春秋釋菜朔望謁祠禮儀皆倣白鹿書院一
士之有志於學者不拘遠近詣山長入狀簾引疑義一
篇文理通明者請入書院以杜其泛一每旬山長入堂
會集職事生員授講籤講覆講如規三八講經一六講
史並書於講簿一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旬史疑下旬
舉業以孟仲季月分本經論策三場文理優者傳齋書德業簿一諸生

德業修否置簿書之掌於直學三考黜陟一職事生員
出入並用深衣一請假有簿出不書簿者罰一應書院
士友不許出外請謁投獻違者議罰有訟在官者給假
事畢日參一請假逾三月者職事差替生員不復再參
一凡謁祠聽講供課若無故而不至者書于簿及三罷
職住供一凡職事生員犯規矩而出者不許再參
記序黙齋游公記天下學者同尊夫子同習六經語
孟其援引而藉以為説又多同也然自孟子歿皆謂

微言墜地不得聖人之心若趙有荀卿氏漢有揚雄氏唐有韓愈氏咸自著書將脗合聖人而後世以為未盡明乎大道之要自是而下大人先生闊希不作學者無所矜式各是其私務濟所欲則倡言宗孔孟足矣何必他求嗚呼由漢以來諸儒繼起曷嘗不宗孔孟而功業卑陋終莫能復帝王之盛烈甚則諱談釋老而心實慕信恥從管商而事實施行流於術數借于憸回無世無之儒者豈容盡逭其責哉聖人之

道雖曰極深研幾參天地之藴與窮事物之精微乃
近不離乎人心之所同然而親切乎忠信孝悌日用
之間流風益衰師道既已弗立學者察於日用而求
諸同然者皆廢是以倀倀莫知所歸論説徒多踐履
益薄終日談六經未必不疑六經也宋興鉅儒輩出
若明道先生程氏早聞道於濂溪周先生日益光大
自吾心驗之必見夫天之所受本體昭然無纖毫之
妄然後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亦無纖毫之疑由之獨

善其身則立乎斯世行天下之大道不愧怍於俯仰之間以之措於天下則堯舜三王至仁之政綏來動和之效粲然明備其本實起於此六經具存莫究厥旨有能識孔孟之心犂然當於人心者吾斯從之嗟乎億兆之衆雖不人人聞道而此心至神弗可厚誣百世之下其有知先生之風者矣上元縣主簿趙君師秀謂九言曰師秀實踐先生昔日所居之官也今建康府既有祠以風勵士子顧所臨舊地尚為闕典

敢即聽事西偏繪粹容俎豆之趙君蚤由進士登甲
科不汲汲乎近功速效而尊信在此知所務矣求記
于九言竊惟先生抱職佐貳施雖不遐然風行一邑
已非小補見諸當時記述者數家兹不復載敢存其
大者以著趙君建祠之意學者儻能即先生緒言而
驗諸吾心則其所以誠身擇善而達于孔孟之道者
當自知之慶元丙辰季冬建安游九言記　西山真
公記聖人之道布在方册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

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子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于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禮記之書類出於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

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論學必以達天德為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為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内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

而理亦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百骸之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為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汩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而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正心以修其身推之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陽春之温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酣

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忱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殁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以為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于先生佑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攷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

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大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勵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即廨舍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庳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莆田劉公榘增而大之德秀時將漕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千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玨繼至咸相其役為堂三間

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高明潔清内為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屋焉曰讀易外為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為亭曰静觀又為兩廡翼之而刻表墓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于斯役勤矣而劉公之經始也嘗屬德秀為之記危君又重以為請再三返而不置德秀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嚮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見于樂記

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乎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為然則刻置堂上以示來游于斯者使知先

生之道雖髙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為興起之助云爾嘉定丙子正月吉日真德秀記　裕齋馬公跋盈宇宙間一天理而已明道先生體驗而表出以傳孔孟之傳先生天人也書堂乃遺教之地西山真先生記之首述精一之傳直以道心為天理之謂教學者知天事天而天其人西山之旨即先生之教以先生之傳望學者傳之也其以人心為人欲之謂或者疑之盍知夫心之未發本無理與欲之分則無道與人

之别其發于理而為道心固無不善矣其發于欲而為人心雖不能皆善亦曷嘗皆不善哉精之則理制欲而不相雜一之則欲從理而不相離動靜語默無適不善則無適非天地帝王之心傳也學者果能操存於未發之先戒謹於將發之際而于此心之天有自得之趣則可以洞然無疑矣寶祐戊午仲春上澣日門人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兼行
宫留守兼提領江淮茶鹽所武義縣開國子食邑六
百戶馬光祖謹跋　賛齋王公記御書臣埜恭惟皇
帝陛下躬踐聖域心探道原式崇先民以厲後學迺
睠建業實惟儒臣程顥簿正之邦道德流風迄未澌
泯有嚴祠宇日就堙蕪前制臣呉淵訪舊圖新用昭
文明之化拜手稽首請宸翰揭巨扁而寵綏之星漢
昭回鸞鳳飛舞猗歟盛哉臣埜承乏分閫猥被末光

於是諗四方之士而誨之曰河南之學粹矣如坐春風如會元氣運行亭毒見者盎然曰鄠曰洛曰澶曰汝皆歷仕之邦也緊此陪都遺轍獨存赫赫斯文孰主張是盖嘗仰窺聖朝以仁立國言仁之盛莫如昭陵龍潛舊藩肇啟玆土至仁一脉山培川衍厥有儒宗來嗌來游出其緒餘載之行事昔臣朱熹嘗曰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為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其此仁之發達乎夫以黃旗紫盖之區叶雲龍風虎之

應氣類感召千載一時延洪之休有自來矣厥今聖主撫世仁之運明行仁之政及是時新美多士景行先哲俾山立典型復見于今日是豈但敷文教而已奕奕鍾阜由昔鎬京豐芑之仁萬世永賴臣埜敬爲明時誦之寶祐元年正月旦日寶章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行宫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金

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王埜拜手稽首謹言
裕齋馬公作程子序孔孟之道至程子而大明程子
之道至淳祐表章而益尊大哉王言比之顏曾所以
示學者求道之標的也明道書院之在金陵實因仁
國而烝嘗之程子之徒位之以師友而講學其間以
為尊聞行知之地然登程子之堂則必讀程子之書
讀其書然後能明其道而存于心履于身推之國家
天下則天地萬物皆于我乎賴然斯堂為程子設而

未有程子之書非闕歟余每有志于斯會易閫未果已未重來嘗以語客周君應合乃萃二程先生之言之行輯為一書以大學八條定其篇目表以程子無何文君及翁來相與參訂而書遂成雖然昔二程子之學於師也嘗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程子十五六時脫然欲學聖人今之讀其書者當尋程子所以學聖人者何事則此書不徒輯矣先儒論明道之學皆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今程子之書非續孟子者

乎韓退之嘗曰觀聖道自孟子始余亦曰孟子之後觀聖道自程子始開慶己未秋八月中澣後學金華馬光祖序　程子書成山長周應合以不受月俸五千貫充刻梓費首尾百六十七版藏於書閣司書掌之

置提舉官開慶元年從山長之請倣東湖書院例置提舉官以制幹文及翁兼充尋省

重修明道書院景定四年姚公希得任内重修門樓廳

廊牆壁粲然一新總費一萬一千一百二十餘緡米三十碩

橋洲姚公再為明道先生立後先是往歳朝廷曽劄池州選擇伊川五世孫曰偃孫者為之後前政馬觀文以是邦明道書堂在馬迎就教育併其母曽館之官守月給有差未及兩載而偃孫亡曽母無依先賢弗嗣委為可念景定三年據學官申遂再行下池州訪問别無本宗嫡派可以昭穆遂牒郡庠及書院擇同姓而可教者

保明申續據申選到程掌儀必貴兄程子材男慶老年方十歲生質厚重家世詩書可為明道之後于是擇日行釋菜之禮告於純公之祠立為偃孫之子命名幼學俾職掌祠就學于其叔父程掌儀旬有課程講學不廢其祖母曾就同奉養使不失祖孫相依之義倘天祐斯文教養至于成立先賢無或廢祀庶有補於世教云一行禮幣費用及每月教養廩給具于下方

祖母曾氏送五百貫十七界為衣被之用

掌祠程幼學送五百貫十七界置衣服

生父程子材送一千貫土絹四疋

建康府月支三百貫十七界米二石一半付程掌儀取支為曾母逐日供給之用一半椿之書堂為曾母衣服等用

明道書堂每日行供折錢月支四十五貫十七界米七斗五升撥過程掌儀家為幼學日食之用

程掌儀必貴任教導之責書院月餽束脯五十貫十

七界米五斗

開堂講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學何如其為大也易之乾坤天地之性情也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以效天也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所以法地也學聚問辨易言於乾敬內直外易言於坤人學天地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人學天地而至於與天地相似然後為學之大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者此學也曾顏思孟切切偲偲者此學也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孜孜講習者此學也學始於效法天地之象終至於天地由此而位始於窮盡萬物之理終至於萬物由此而育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終至於家由此而齊國由此而治天下由此而平學之大信乎其為大也大學正經目有

八綱有三綱者目之大焉者也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在者大學之大綱也何謂明明德心之本體惟虛故靈惟靈故明朱子謂虛靈不昧者指心而言也具衆理者指性而言也應萬事者指情而言也合而言之心統性情也心得於天故曰德屬於火故極明試一猛省圓明方寸照耀八紘太陽正中魑魅潛伏其或黯無晶光者物欲漬之也刮磨湔雪還其本然之明常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不愧屋漏不欺暗室塵去而鑑空波停而水止浮雲斂而日月明此之謂明明德何謂新民我明矣不可聽他人之昏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後覺後知資我知覺必使康衢順則比屋可封黎民於變時雍百姓徧為爾德中林武夫皆可干城漢上游女無思犯禮民樂其有靈德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此之謂新民何謂止至善非明

德新民之外別有至善已德無一毫之不明即是明明德之至善民俗無一處之不新即是新民之至善明德新民徹頭徹尾到十分盡善處是謂止至善此大學之大綱也論其目則修身以上四條即明明德之事修身以下三條即新民之事綱舉而目自張也經言古之明明德於天下于以見明德必推而新民傳言作新民而先以盤銘日新于以見新民必本於明德彼有揚眉瞬目而直指此心葆光襲明而務私諸已此釋老之所謂明德而不能推之於新民者也其有舞智數而塗世之耳目假仁義而鼓民之驩虞此管晏之所謂新民而不知本於明德者也玆其所以為異端為曲學卒不可與入大學之道金陵重鎮名世者多江左六朝姑置勿論我朝大儒程純公仕於此邦者也熙寧宰相王荆公寓於此邦者也諸君來游來歌過上元縣之甘棠望鎮山寺之雪栢亦嘗知程氏之

學與王氏之學同乎異乎愚也竊聞程夫子教人先之以大學遺言往訓布在方策可舉而行貫百王而不易歷萬世而無弊王氏之學恃强明而出新意作聰明而亂舊章以新經蠱壞士心以新法刼制天下以新進少年擠棄元老不務自明其德一切取辦於新政欲圖新民之功學術一差天地分裂昔人謂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愚亦謂中原板蕩今百餘年獸蹄鳥跡麥秀黍離王介甫諸人不得不執其咎使介甫而早用程子順人心之言作順人心之事不畜聚斂之臣不殖悖入之貨不專任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以首犯大學之明戒又安有異日不可勝言之禍學者知王氏之學為非然後知程子之學為是入春風坐千載如生出半山亭萬古遺恨學者亦審其是而已矣知乎此則庶幾不畔程子之教而可與入大學之道

又講中庸

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何為其名篇也子思子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總不外乎中庸也中者何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也太極此中也皇極此中也天地此中也聖賢此中也事物此中也堯舜禹三聖相授允執其中湯建中文王順帝之則武王惟皇作極周公制禮之中仲尼時中之中皆中也庸常也惟中故常惟常故中自常情觀之堯舜不傳子而傳賢禹不傳賢而傳子湯放桀文事殷武伐紂周公誅管蔡仲尼欲從中年佛肸之名而又不從媚奥媚竈之說不取晨門荷蓧之徒而又有取乎飯蔬飲水之樂疑若不常也然不知此正所以為中正所以為常何以言之使堯舜之子丹朱商均而克肖則堯舜亦必傳之子使禹之子啟而不肖則禹亦必傳之賢使夏桀商紂天命未改人心未離則湯武亦必如文王之遵養時晦使管蔡不流言不挾武庚祿父

以叛則斧不必破斨不必缺鴟鴞之詩不必作而常棣之燕樂自如也使仲尼果用則有時乎不俟駕而往如不用則有時乎不稅冕而行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兹中也乃所以為常也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中庸也此子思子中庸名篇之大旨也天命之謂性何也自然而然者天也猶令之令者命也與生俱生者性也自天之賦予而言曰命自人之稟受而言曰性天命即性性即天命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何也性即理也理即仁義禮智也率即循也率性之仁則父子有親矣率性之義則君臣有敬矣率性之禮則長幼有序矣率性之智則是非有别矣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以天之賦予而言曰命曰性曰道固人之所同以人之氣稟而言或厚或薄或清或濁不能無不異惟聖人能全天地不全之功盡君師當盡之職即是道而品節

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之謂教然其為教亦不出乎三綱五常而已因其所有而不强其所無故曰修道之謂教然則性也道也教也名雖三而實則一以其同出於天也嘗因是而參考聖經賢傳立言之要如出一口帝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即天命之性精一即率性之道執中即修道之教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帝降之衷即天命之性若有恒性即率性之道克綏厥猷即修道之教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地萬物父母即天命之性人為萬物之靈即率性之道元后作民父母即修道之教周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即天命之性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即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即天命之性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即率性之道修道

之教孟子之道性善得於子思之中庸者也荀子之所謂性惡揚子之所謂善惡混韓子之所謂性三品昧乎子思之中庸者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自孟子以後發明性理有功於人心有補於世教者程子一人而已其論中庸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又曰善讀中庸者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惟諸友精思而力踐之以入乎中庸之道

置山長一員教養之事皆隸焉自建書院以來閫府于諸幕官中選請蕪充景定元年以後從吏部注差

吳堅 淳祐十二年二月以江東撫幹兼充

開堂講義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自謙之詞而教人以為學之工程也學之大要無他在不失其本心而已志學所以求其本心此學之始事從心不踰矩則本心在我矣此學之極功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不過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大哉斯言其深得此章之要旨者乎約之使反即志學之事尋向上去則自立而不惑以至于從心不踰矩皆在其中矣嘗試推之天之生民莫不予之以是道之全體而所謂道之全體者實渾然具於一心惟外物攻之者衆此心或與之遷則不得為之主此所以必志于學者將明善以復其初焉耳夫子聖人也知則生知行則安行若無待乎學其自稱以志學云者蓋為學者立法使之知所趨嚮先立其在我者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者也且夫子之所謂學者果何學哉朱子曰此所謂學指大學而言其綱則明明

德而新民而止於至善其目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達於國家天下體全而用大非學不足以充之志者何心之所之之謂也精神凝定念慮專一其於大學之道如射者之求中如行者之赴家聲色貨利不足移其守富貴利達不足以易其操必如是而後可謂志學由志學而立則知已明而行之進也由立而不惑知天命則行已力而知之進也耳順則知之極致不思而得者也從心不踰矩則行之極致不勉而中者也志學即從心不踰矩之始條理從心不踰矩即志學之終條理始終條理一以貫之亦惟不失其本心而已古者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已足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根本十五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身治人之道又所以使之開發聰明進德修業以收小學之成功是以聖人設為工程使學者及時而

學循序而進即其積累之功致其體驗之實率以十年之期課夫日新又新之效必志學而後能立必立而後能不惑以至於耳順不踰矩具有次第不可躐等而升也苟志於學矣由是而往節節省察不至於極不止又豈有中道而畫者哉人之一身有血氣之累少而不學則血氣未定而本心易蔽壯而不學則血氣方剛而本心易汩老而不學則血氣既衰而本心易泯學問與血氣相為消長惟不志學故血氣用事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皆足為本心之害能志學則志氣為之主而血氣聽命焉自學而立自立而不惑以至於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志氣之不衰者為之學至於不踰矩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心瑩然與道為一隨其所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道之體從心所欲即道之用聲為律身為度天下之矩皆自我出尚何踰矩之有明道先生自十五六歲時即有志學為聖人此

固是其天資之高然即其約放心一語而觀之則知其為學有程而聖學之始終條理所以修己教人者舉不外是明道學夫子者也今諸朋友登明道之堂豈可不以明道學夫子之心為心學者玩此志學一章一則要知聖人不自聖其聖二則要知聖人體道不息如此三則要知聖人年愈高而道愈盛而體驗之實行著習察自有不容掩者今之學者視聖人遠甚豈可玩愒歲時而不知所以自勉蓋緣進學工夫全在立志立得志定則自三十以至七十一節緊一節自立以至從心所欲一步峻一步知行並進愈進愈極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也開堂之初講學發端正在今日諸君盍先立厥志

胡崇 淳祐十一年六月以江東撫幹兼充

開堂講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者聖道之門庭此三者大學之綱領至善一語又明德新民之標的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又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次莫如語孟此所以為聖道之門庭也朱子曰大學一篇之旨摠而言之不出於八事而八事之要摠而言之不出乎此三者此所為大學之綱領也程子謂義理精微之極故以至善目之凡欲盡夫明德新民之實者必求止於是而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焉此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蓋古之學者方其幼也則入小學及其長也則入大學小學則明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達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學之小大雖殊其為道則一而已粤自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而人之與物同囿

形於天地之間得其氣之偏且塞者為物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為人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人者天地之心所謂惟人萬物之靈所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德者得也謂之懿德謂之峻德謂之達德謂之天德皆原於稟賦之初方寸之中虛靈洞徹物物具足在在呈露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則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而可以育乎物囿於天地而可以參乎天地者以其有是明德也然明德稟於天而明之則存乎人明德根於性而明明之則由乎學明德雖夫人之所同得而明之則聖賢之所先得是德也純乎天理者能明而雜以人欲者不能明道以問學者能明而蔽于氣質者不能明覺者約其情養其性則能明愚者縱其性牿其情則不能明明德不明則我之所以異于物而可以育乎物囿

於天地而可以參乎天地者亦既迷而不能覺矣昏昏而不能昭昭矣然人者雖熾而天者終不泯光明之學雖未加而本明之性有不可得而昧者故大學之教先之以格物致知所以發其明之之端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盡其明之之實明德我所自有體認必真而洞然有見于性分之内所以因其本明之德而明之也明德我所素具操存必篤而顯然著見于躬行之間所以修其本明之德而明之也此成已之學也學而謂之大則不特成已而已又有所謂成物者焉是德之明我有之人亦有之迷者皆可使之覺也聖賢有之愚不肖亦有之昏昏者皆可使之昭昭也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明已之德以明人之德雖以人欲者吾開導之蔽于氣質者吾啟發之縱其情汩其性者吾防閑而保養之使晦斯光窒斯通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如迷塗之見日月始于齊家中于治國終

于平天下謂之新者濼雪其精神發揚其風采出之陰濁而登之陽明拔之否塞而躋之泰通釋之卑陋蹇淺之域而處之高明光大之地人皆稟是明德自吾新之而明德始明非昔無而今有也人皆具是明德自吾新之而明德復明非前虧而後益也此成物之學也明德所以成已新民所以成物皆不可以私意小智行乎其間天下之理莫不有定則存焉況明德非自外來而明之新之又非一毫人力所可增損豈無所謂當然之則哉則者何至善是已至善者明德新民之則也君止于仁臣止于敬子止于孝父止于慈與人交止于信此之謂至善此之謂知止凡夫明已之德新民之德必止于是而後天理可純不雜于人欲矣問學可道不蔽于氣質矣性其情而不情其性矣不然未足言成已成物之道也大學之道惟此一章而道之門庭學之綱領與夫用力之標的具見于四語之

中學者舍至善之外其何以為精切用力之地雖然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固莫切于此書國家化民成俗之要亦莫急于此書斯道也太極之所以判二氣之所以分五行之所以播兩儀之所以立四時之所以行一息不停萬世無斁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則必有任其責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氏開宇宙而肇人極運神化而使民宜時則大學之道澤融于斯世禹湯文武周公繼之叙彛倫而建皇極設庠序以申孝弟時則大學之道公行于天下世衰道微吾夫子以大學之序見之言曾子以大學之傳發其意孟子之後寖以微滅天開我宋濂溪夫子二程夫子出焉晦庵先生又從而發明之大學之道如天地久鬱忽開而清日月久翳忽開而明信可傳於萬世吾黨之士何幸得生于今讀大學之書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優游而自求饜飫而自得于以真履實踐

求大學之道晦庵先生又慮讀是書者昧所從入且曰敬之一字理學所以成始成終又引程夫子所謂主一無適言之所謂整齊嚴肅言之然則大學之道凡其自格物致知以至于治國平天下在明德新民惟止于至善者皆不可一日忘乎敬其所以喫緊為後學言之者不甚深切著明矣乎抑又聞之學者之為學求諸書不若求諸已求諸言不若求諸心聖賢著書千言萬語不過欲開吾心之明啟吾心之新始終為善不為不善而已不求諸已而求諸書不求諸心而求諸言則書自書言自言書言在明德而吾心之不明者自如書言在新民而吾心之不新者自若書言在止善而吾心之不善者猶故則書言何益于我或明而不能常明新而不能常新皆非底于至善遊明道之堂讀明道之書誦明道之言盍亦反求諸已反求諸心開其明圖其新而歸于至善之地也哉雖然要在

主之
以敬

朱貔孫寶祐二年閼月以江東撫幹充

開堂講義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古人選舉之法大率教之于前而取之于後此人才之所以盛也如不教而取是猶不耕而期穫不菑而望畬無是理也故堯舜時契教人倫夔典樂教冑子及其格則承之庸之翕受敷施無非九德之人以此教亦以此取歷夏而商如出一轍蓋至于周而其法遂大備焉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德行藝是也明而不惑謂之知公而不私謂之仁大而化之謂之聖行而合宜謂之義不欺謂之忠中節謂之和是六者為天下之全德自

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于朋友恤于鄉閭是曰六行自五禮六樂五射五御以至六書九數是曰六藝雖三物之殊而合則一道也揚子曰道以導之乎思子曰修道之謂教吾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無非物也而亦無非道也六德以知仁為首此教法之所先知所以明道仁所以會道教莫先乎開夫人之心知而融會夫人之心德由知而仁則聖義忠和四者備矣六德苟全則行藝在其中矣盖六行仁之事六藝又知之事也人必能備六德之全則隨其仁之所充可以為孝友為睦婣為任恤而為六行人也隨其知之所及可以為禮樂為射御為書數而為六藝人也其教法之詳如此而取之法又加詳焉始而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繼而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上而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又上而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能者教之之法既詳取之之法又詳其規模宏大其條目纖悉士生斯時服習其教屢經品題則他日使之出長入治無一事之不盡其職者矣是故以六德舉者為至聖大賢周公名公之徒是也以六行舉者為善人君子康叔君陳之儔是也以六藝舉者則所謂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弗庸如三百六十屬之各專一職之類也至于下而胥徒府史輿臺皁隸侍御僕從亦無往而非正人則亦耳濡目染聲應氣求有不期然而為德行道藝之歸先王之教其效豈可量哉先漢舉孝廉舉茂異雖有得于行藝賓興之意而三物之教則不復見矣故三代而上人才皆出于道化之所成三代而下人才將隨其天資之所就儒術益人之國者也無周之教則西都適以儒術壞名節重人之國者也無周之教而東漢適以名節衰晉無周之教而人才溺于清談之相高唐無周之教而人才

止于詞章之相尚非人才之不古蓋教法之不古耳嗚呼成周雖遠所謂三物之教豈以古今為存亡哉士君子入而家庭出而鄉黨游而學校皆所以服習其教之地也正當以古人自期以先王之教自律柰之何安于卑陋者不能習是教恃其穎異者不復習是教工于進取者不暇習是教三歲大比率以斯人而應斯舉其有愧于賢能兩字多矣明道先生曰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伊川先生曰人皆謂其不教人習舉業然舉業可以取科第足矣如十日以兩日習舉業則餘日儘可為學明道先生所謂丕變伊川先生所謂為學夫豈外夫六德六行六藝者耶必有取於成周之教必克遵乎明道伊川二先生之訓則可以為賢能矣聖天子又將賓興師帥又能以道化私淑學者謹毋曰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

紙苟可中有司程度則可以媒利祿必求無愧于吾心求無戾于先王之教求無畔于明道伊川二先生之誨以求自附于德行道藝之人而後可也願與同志勉之

趙汝訓寶祐三年閏月以建康節推充

開堂講義大學經一章共一百六十五字大學之首章也全書之綱領盡在是矣餘章皆廣義也此書未經先儒考正緣其間先後失序或文脫不全或分裂不合或隔絶太多所以竟未盡其善也今合以首章為綱餘章為目首章有三在二知六先之文餘章有廣三在二知六先之義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與夫知至知本及先誠意先正心先修身先齊家先治國皆有廣義散在餘章尚可攷也如格物致知廣義則闕豈非世遠而亡逸耶或先聖留待後人心領而意會耶

嘗攷之諸儒之書晦庵朱先生則謂格者至也想其意謂至者事事物物之理皆要見得到極至處平廣趙先生則又謂格者以物為對而窮其理猶格敵之謂想其意謂吾身之理與萬物之理相對萬物之理即吾身之理知吾身之理則知萬物之理況天地萬物與我同出于一原吾能探索其原則物斯格矣物一格則知至矣知極其至則致其知于不用之地而無知矣無知者非釋氏死灰槁木之謂乃文王不識不知孔子無知之謂也致者致其為臣而去之義苟所知未極其至則物理未格物理未格則知雜其中知雜其中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則身不修身不修則家不齊家不齊則國不治新民事業吾未見其能修舉也請試以吾心觀之方其冥心靜默之時其意未嘗不誠也一或吉凶悔吝總紛沓于目前則其患得患失便膠擾于胸中何也見物未透故為物所

動也動則有知知則意雜雜則不誠意大矣哉格物致知之學也敢以是說補廣二章之義

潘驥寶祐四年閏月以江東帥參充

開堂講義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一陽始生于卦為復觀其彖辭足以斷一卦之義矣而必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何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之生也又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自太極肇判分陰分陽而闔闢動靜之端循環而不息剝極必復陽無終盡之理亦無頓長之理也故先儒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之端其眇綿之間兆朕之始數于月為子于律為黃鐘生意之妙有不可名狀者雷在地中聖人特取象而言耳

先王觀復之象則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所以養陽氣也君子齋戒處必掩身亦以是歟即天地之心以驗人之心人心之善初無朕迹而此心之發則有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端焉四端之仁即四德之元是心也天地生物之心也六爻之中則又以聖賢孳孳為善之意見天地生生不窮之心初九乃顔子庶幾之事不違仁者也以陽剛君子之德為復之最先故曰不遠復二能比初之仁而下之亦顔子克己復禮之謂復莫美于斯矣故曰休復吉三之頻復雖厲而无咎過在失而不在復故許其頻復以求仁不以其頻復而為咎也四之中行獨復而不言吉凶五之敦復而止于无悔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弱而无援乃欲獨復以求濟未能復于仁也故不得无咎五以陰居尊賢人在下而無助僅以中順成其身而已未能普其仁也故不克致亨聖人垂戒之意深矣上六居

復之終迷而不復本心既失則何虛靈知覺之有哉此正孟子所謂自暴自棄不仁之甚者也彖以天地之至仁言之故一言而有餘爻以君子之求仁言之故於得失之際一美一戒屢致意而不足也自漢以來易學不傳而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蓋千有餘載矣明道先生元氣之會渾然天成其啟發學者必使觀天地生物氣象且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不假訓詁而復之義已森然于胸中矣上元邇先生舊游自昔有祠諸君肄業于其間亦已久矣歲在丙辰以十一月癸丑日南至越五日而為嘉平之朔潛陽微動生意始回裕齋先生以當世大儒承道學正統特于是日屆審是先生領袖于斯堂之上命後學潘驥講復之一卦以觀天地之心驥哀頹汨沒何足以發明夫易之奧旨然竊有聞焉復有二義復者天之道也復之者人之道也一氣在天屈伸往來而不已者復也一理

在人萬古常存而不能無消息盈虛者復之也復者天之所以行健復之者君子所以自强不息然天道未始外于人也諸君當陽復之時益盡人道而求所以復之義則善端日生而德之本在是矣若狃於舊習而無作新之機移于外誘而無務内之實則日復一日歲復一歲終于迷而止耳非生生之義也敢併以晦庵先生贊復之説係于後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于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日惟兹今朌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周應合 開慶元年四月以江東撫幹充

開堂講義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聖賢之書要旨每寓于篇首大學之首揭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領孟子之首辨仁義與利之界限中庸之首明性道教之一原皆要旨也至若論語一書孔門弟子記諸善言隱然自有次序先儒謂首篇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因其所已言悟其所未言竊以為首篇之要又在首章首章之要又在首句首句之要又在首字論語字字言仁為仁自為學始故學為論語之第一字人之第一事也先認得學字分曉方可與讀論語然學之一字固有童能言之而老未知其要者何也學之為言效也效所當效者學之正效非所當效者學之誤效虛無寂滅以相高者為異端之學效記問辭章以相夸者為世俗之學彼皆有所效而自謂之學非吾聖門之所謂學也聖門之學

唯在于明善而復其初耳人之初生同得天地之塞以為體同得天地之帥以為性性即理也理無有不善也無聖愚賢不肖之殊也祇緣所禀之氣清濁粹駁或有不同故於本然之善或明或蔽明者全其初則上而為聖次而為賢蔽者失其初則流而為愚為不肖是豈其初之固然哉所貴乎學者明其固有之善而復其已失之初省察克治變化氣質必以聖賢為標的如曰顔何人哉希之則是如曰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如曰我所願則學孔子如曰文王我師也如曰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此皆卓然有見而所效之不差也此善未明而其初未復視聖賢殆若霄壤此善既明而其初既復則賢可至而聖亦可至盖天予之初本無不同特人不善學棄其皆可聖賢之初而安于不可聖賢之陋此聖人之所深憫而望之以學也既曰學矣必繼之以時習何哉盖學固在于知其理

尤在于能其事不知而能固無是理知而不能所學何事故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用功不已之謂時習且如知得孝弟之理則必習為孝弟之事無一時而不孝弟則可以學古者孝弟之人知得忠信之理則必習為忠信之事無一時而不忠信則可以學古者忠信之人效之而不習非學也習之而不時不足以成其學也此學而時習之所以為論語之第一句夫未知其理切于求知所知既通烏得不喜未能其事切于求能所能既熟烏得不喜所知日深一日所能日熟一日默識心通知能並進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自得之趣蓋有悅懌于中而不可以語人者集註于此載程子之言有二先言時復思繹浹洽于中故說此言說生于所知也又言學者將以行之時習之則所學在我故說此言說生于所能也不亦說乎所以繼于時習之後此首章之第一節也又申

以下文之兩節聖人豈無深意哉古之學者為己此聖人意也程子所謂決洽于中而所學在我者即為己之意也為己者務内也為人者務外也然毫芒疑似之間正須明辨盖為己與為我不同為人與及人亦不同為己者以己之所當為而為之非有所誘于外為我者牿于有我之私見我而不見物也及人者推己之善以及人視人無間于己為人者但務求知于人而已之所存皆不實也但知為己而不知及人其弊將流于為我則陷于異端之學而非聖人之所謂學樂于及人而不樂于人之不知其弊又流于為人則溺于世俗之學亦非聖門之所謂學故聖人之訓左攔右截必欲學者為己而無為我之弊及人而無為人之弊此下文兩節之意所以互相發明歟首言時習之説而必繼之以朋來之樂此欲學者為己而不流于為我也盖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其初同

則其善同其善同則其學同獨學之喜孰若與人共學之尤喜自為君子之為幸孰若天下皆君子之為大幸學而有朋吾學不孤朋而遠來共學益衆時習之說與衆共之則昔者在心之說今發為在外之樂說生于吾心之所自得樂生于衆心之所同得蓋人已同此一源而已時習而說工夫精密朋來而樂氣象廣大此即大學所謂自新新民之事莫非已分之所當為者徒知時習之為說而不知朋來之為樂則是知明明德為已分事而不知新民亦已分事視人與已截然為二其不流于為我者幾希矣既言朋來之樂而必繼之以人不知而不慍此又恐學者狃于及人之樂遂流于為人之私也蓋遠來之朋善之所已孚者不知之人善之所未孚者以朋來為樂者非急于人知也樂其善之足以及人而人之善無以異于已也人不知而不慍者非以已而忘人也蓋所學在我本無

與于人之知不知也慍與樂正相對人不知與朋來正相反樂朋來者公也慍不知者私也此及人與為人之所以不同也苟以朋之遠來為樂又以人不知為慍則向之所學皆為求知于人計而所謂自得者實未嘗自得矣學有為已為人之異乃君子小人之所由分為已之學至不慍不知而後驗亦君子之德至不慍不知而後成集註于此載程子之言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无悶乃所謂君子兩節之意豈非互相發明歟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而揭此章于首篇之首者蓋示人以入道之要也然此章雖有三節其實緊要祇在第一節蓋朋來而樂所以充時習之說不知不慍所以驗時習之說也第一節兩句緊要只在學字習者學之工時者學之常說者學之味也若不先認得學字分曉不知所學之為何事則所習者差所說者亦差樂與慍俱無往而不差皆由所效之未能審也

集註中明善復其初一句乃示人所以為學之準的可不審諸其所謂善者何也即仁義禮智之理也分言則四專言則仁實包之故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天之所以命于人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不失其所以為人者則可以為賢為聖者在此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亦在此世之學者或未識仁之全體大用往往專指愛以為仁不知愛固仁之用而不足以盡仁之體先儒謂仁只是當理而無私心此言實發三代而下儒者之所未識也聖門傳道僅許顏曾克己復禮為仁顏子之所以學也仁以為已任曾子之所以學也故論語第一章說一學字第二第三章便說出仁字仁之外無學也其所謂學學此而已其所謂習習此而已其所謂說說此而已朋來而樂此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之意人不知而不愠此即見無一毫私心為仁由已而由

人乎哉之意合而觀之皆仁也字字言仁于此益信知聖門之所謂仁則知聖門之所謂學顧與共學之士勉而進之以求無負天之予我者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孔門之教何先曰學為先故論語首章先言學為學何要曰仁為要故第二三章便言仁為仁何所始曰自孝弟始故言仁而必先于孝弟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孝弟者仁之事也言學而不及仁則學無所據依言仁而不及孝弟則仁無所從入愛固不足以盡仁而愛者仁之用也愛莫大于愛親故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此即是習為仁之始事也自一家言之則父兄為在上之人由父兄之外而觀之凡尊于我長于我者皆我在上之人也善事父兄無所干犯孝弟之行于内者也凡在上

之人皆無所犯即孝弟之推于外者也不能愛其親敬其長者固無望其能愛敬于他人安有內能愛親敬長而外好犯上者乎安有小事不犯上而大事好作亂者乎不好犯上比事父事兄地步又闊多少不好作亂比不好犯上地步又闊多少以其善事父兄之心可以信其不犯上以其不好犯上之心可以信其不好作亂矣孟子首章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與此一段辭不同而意相似學仁而不先孝弟便是不能習孝弟于內而不能孝弟于外便是能習而不能推若事事習于孝弟則事事無犯上作亂之失人人習于孝弟則人人無犯上作亂之失通天下都是孝弟之人都無犯上作亂者則天下所由平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論其事則孝弟乃行仁之本人知得以仁為學又知得習孝弟之事以為仁則事君事長愛民愛物之道

都從這上面生出來仁猶穀種也孝弟即初發之禾苗也仁民愛物即是苗上生出許多穀來也有子于此說一為字說一本字又說一生字字字精切學者能味其言當知入道之序矣此章記有子之言方及為仁之本後章記夫子之言便及鮮仁之戒何也此正是孔門弟子記言不苟教人有序兩章所以相比正處人有毫釐之差程子謂孝弟順德也順之一字最善名狀孝弟者也然順得其正為孝為弟順失其正為諂為佞巧言令色蓋諂佞之為也以孝弟為順則不失其本心以諂佞為順則皆出于私心本心仁也私心非仁也仁與不仁只就真偽上便見如孝弟之人愉色婉容怡聲下氣此是孝弟之真自然形見處若巧好其言辭令善其顏色致飾于外務以悅人出于有心而為之皆聲音笑貌之偽耳若不如此別辨則巧令之偽順與孝弟之真順若無以異仁與不仁何從而

見之哉故巧令鮮仁之戒所以比記于孝弟為仁之後蓋有深意不可草草看過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所謂心之德即專言之仁仁之體也所謂愛之理即偏言之仁仁之用也孝弟為仁之仁此是言仁之用主愛之理而言也巧令鮮仁之仁此是言仁之體主心之德而言也此二章皆言仁必參而觀之槩可以識仁之體用矣其言外之意引而不發學者須是反覆玩味仔細體認自然有得如此為學決然不差或者謂孝弟就事上言固言其為仁之用矣信其為愛之理矣言色皆發于外者何關于仁之體乎何與于心之德乎殊不思言色固非心之德而足以驗其心之德非指言色便為心之德也言色固非仁之體而巧令足以害仁之體非指言色便為仁之體也朱子曰致飾于外務以說人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愚故謂此仁字主心之德而言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

仁矣愚故謂此仁字主仁之體而言心之德常存則愛之理常充仁之體能全則仁之用必大行仁之事固不止于孝弟而孝弟乃其易為者能為其所易則能行其所難自此充矣害仁之事固不止于巧令而巧令乃其易戒者能戒其所易則能禁其所難自此始矣是說也豈惟有得于程朱之發明蓋亦有得于孔顏之授受者顏子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顏子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言動皆外也四者禁于非禮仁便在此矣論語言仁莫妙于孔顏之授受無非禮之言動即所以為仁肆巧令于言色則知其鮮仁自巧言令色而戒之則可進于四勿進于四勿即可學顏子之學學顏子之學即是得孔門之仁得孔門之仁則不枉讀論語矣學者入道之初若只知有孝弟為仁之訓不知有巧令鮮仁之戒則識仁之用而不識仁之體所學易得

差了愚故以首章之言學此兩章相繼而言仁乃孔門弟子善于記言提其要以教人隱然有序不可草草看過若謂論語之言只是雜然記述非有次序殆未深玩耳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直須句句討分曉字字討分曉切已省察要下細密工夫裕齋先生重莅江閫偕部使者帥諸僚佐惠臨書堂命講論語敬取篇首章句敷繹其旨就正于宗工求益于諸友云

張顯 開慶元年閏十二月以添差江州教授權充景定二年正月薦除史館檢閱

開堂講義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中庸之書其首章乃一篇之體要也始言命性道教之原中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其下三十有二章更互演繹莫非此意

可謂至矣妙矣不可以有加矣然泰華之高必由跬步而登滄海之深必由舟航而泛中庸之德豈無所自而入哉愚嘗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而得之其第二十章内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茲所以為聖賢教人之定本學者入德之先務歟必由是而入焉則真積力久心與理融知命性道教之原而盡存養省察之要以致聖神功化之極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世之人往往于首章則高而畏之于五者則卑而忽之畏之之謂非可以躐至忽之又不能以勉至道之所以不明而不行者蓋為此也且五者之旨字字精切五者之序節節貫通學而曰博問而曰審思而曰慎辨而曰明行而曰篤乃精切之旨至博學而后審問審問而后慎思慎思而后明辨明辨而后篤行乃貫通之序也夫人不可以不學人而學學有博焉有約焉自其博而反諸約可也否則寡

陋固滯不足以周事物之理何以學為學則必有所疑疑而問問有審焉有畧焉于其審不于其畧可也否則苟簡粗疎不足以得是非之實何以問為既能反覆問難由師友以發其端又當研窮探討謹心思以究其極不思固不可或泛思而無益或苦思而有傷皆非思之慎也如之何而弗思之慎既能研窮探討謹心思以究其極又當別白精確明辨論以審其是不辨固不可或辨而差之毫釐或辨而失之近似皆非辨之明也如之何而弗辨之明大抵曉得所以會說得說得可以驗曉得有明白無晦昧有洞達無窒礙而後篤以行之表裏之如一始終之不二則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具見于真履實踐之中而非徇于空言虛文之末蓋此五者前之四者正如行程目録後之一着乃着脚行去道遠果何難至之有是宜五者備矣自然可以造中庸之閫奧賛化育參天地舉不越乎

是焉聖賢之言深切著明如此亦可已矣而復申之以學之弗能弗措問之弗知弗措思之弗得弗措辨之弗明弗措行之弗篤弗措之言極而至于人一已百人十已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語凡學知利行之仁困知勉行之勇坦然在方策間聖人可學而至意愈詳而辭愈切辭有盡而意無窮所謂聖賢没千數百年其心至今猶在視耳提面命之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學者其可不書紳之乎其可不服膺之乎雖然學問思辨即致知也行即力行也知行可以相有不可相無也學問得人之得也思辨得自得之得也人已所以相資而能相成也橫看竪看各有條理愈有精神皆不可以不之考也仰惟河南二程子命世大賢實始尊信此書而表章之得有所考以續千載不傳之緒嘗有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旨哉言乎朱子白鹿洞規亦必揭

此五者以為為學之序至哉規乎夫子子思程子朱子之言先後一揆千萬世學者入道之津梁也抑又聞之中庸章句中謂第二十章內語誠始詳所謂誠者此篇之樞紐也蓋誠者實而已矣此五者亦不越乎實而已矣大制使資相裕齋先生平日踐履惟靠一實身居奎畫忠實不欺之堂心傳西山中庸實學之印比奉詔旨肅清上流榮還陪京士民胥慶下車之始政教一新俾顯濫長明道書堂自揆迂拙何以當之辭避再三不得所請拜祠開講輒以中庸為學之序五條為諸友演說而歸于實之一字焉因思丙辰之夏顯嘗以實之一說為開講第一義今復于講尾申言之者何哉竊窺諸友之進修而不能無所見所以極言之而不容已實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實也以實謂信固此實也朋友有信亦此實也其體之所該者雖甚大其用之所繫者則甚切學之博而實即存

于博學之中問之審而實即寓于審問之內以至思之慎辨之明行之篤而實莫不行于慎思明辨篤行之際即此是實不必外求若夫學而不博非實也問而不審非實也思而不慎非實也辨而不明非實也行而不篤非實也初不在于談高說妙而只在于日用常行必也師友切磋以此實心講此實學務此實德然後無負聖天子表勵儒學之實意賢師帥作成人材之實功儻不相勉以實而或相與為欺非惟不敢亦不暇

胡立本

景定元年准吏部差正任迪功郎充建康府明道書院山長四月初十日到任

開堂講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學以大名大人之學也蓋對小子之學而言三代之隆人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所謂大學者教之以修己治人之

道不但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而已也然則大學之書首之曰明明德者非為修己發歟繼之曰新民者非為治人發歟天道流行付予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體之身氣即人心也理即道心也道心本無時而不明然有資秉之氣在焉則明者不常明而明有時乎晦學乎學乎豈有他哉在明其本明之德而已抑已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以我先覺覺彼後覺則新民之效著矣是知在此則為學不在此則溺志卑汙流情物欲非吾之所謂學在此則為學之道不在此則馳心高虛用意放蕩非吾之所謂道在之一字斷斷乎在此而不在彼歟人

而知在明明德也則反而觀之吾心之德本自靈明本自瑩徹然或未免為資稟之氣所昏于是修己而上不可不篤加此學力焉庶幾學力一到則德之本明者至是而益明渙然而釋谿然而悟同然而覺如纖塵既去而古鑑自瑩微沙既澄而淵水自潔明之之功其偉矣乎是明也非外求其明也不過明其本明者而已此康誥之明德大甲之明命帝典之克明先儒直以為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歟此先儒所以謂明明德者非有所作為于性分之外歟人而知在新民也則泛而觀之人物此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初無終不可變之氣質于是治人而上不可不推行此學力焉庶幾學力一到則彼之未明者自是而可新同此一振刷同此一滌濯同此一軒豁如黃鍾鼓動而萬彙皆森齊月行空而千林俱潔新之之功其溥矣乎是新也非外求其新也不過新其未明者而已此盤銘之

日新康誥之作新詩之維新先儒又以為傳之二章釋新新民歟此先儒所以謂新民者非有所付畀增益之歟然明明德可矣明明德而不止于善善而不止于至非明明德之極功也新民而不止于善善而不止于至非新民之極功也此無他至善者極至而無有不善者也先儒謂其為事理當然之極止于至善者底止而無有不足者也先儒謂其至于是而不還之意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昭昭然為千萬世之凖的者夫不徒曰善而必曰至善不徒曰至善而必曰止于至善斯其所以為大學歟學之為大尚孰有加于此然自後世大學之道不明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此則不知有修己之工夫者也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于新民者此則不知有治人之功用者也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于小成狃于近利而不求止

于至善之所在者此又修巳之工夫不竟而治人之功用終于無成也先儒謂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得蒙致治之澤其于後之學大學者不無遺憾歟雖然此講明之學也喫緊工夫全在體認所以體認者當於何而用力哉曰只在第一句明明德上蓋我之明德具在方寸善惡是非纖悉不昧出一言而不善矣忽焉自覺其非作一事而悖理矣忽焉自悟其過是心何從而生哉皆明德之具于心者發露爾人能自其所發而充廣之涵養之致知格物以開其明誠意正心修身以遂其明以至無一日而不明無一息而不明則我之本明者常明由是而推行之則民可新由是而究極之則至善可止而大學之能事畢矣書堂之設將以為學也學豈有他哉學為修巳治人之學耳昔先儒有言曰讀書之序且着力去看大學妄意賛之曰讀大學之序且着力去看篇首之三言讀篇

首之三言且着力去

看明明德之一語

翁泳以上元縣尉暫權

開堂講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經一章傳十章傳之十章千五百四十六字固以經一章為一書之體要經之一章二百五字則以此四句十六字為綱領也此言大學之道何所在曰在明明德也在新民也在止於至善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于天至明之德朱子以虛靈不昧言之虛靈不昧指心而言虛靈言其氣不昧言其理也泳在昔從先師受學嘗以明珠譬之此珠光輝赫奕若質之宇宙之間自是昭昭靈靈雖寘之泥塗之中一旦滌去其汚染仍舊光輝赫奕然人心之明德極其至也如帝堯之明德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豈明珠之所能擬焉獨

惜夫人汩于氣質溺于物欲自不能明之耳明德即是天之明命但明命以天所賦為命言明德以人所受為性言耳明德新民雖曰明德者其體新民者其用然亦只是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蓋聖賢既有以明其明德又不忍天下之人自昧本原故教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以天生烝民同有此明德故我能明之不欲獨善其身必欲兼善天下也此兩句只是一箇道理在止於至善者明德須要明到十分新民亦要新到十分不但八分九分未為至善便九分九釐九毫亦未為止於至善也如堯之仁舜之孝方是至善其他四端萬行皆做此推之須要到十分方為至善也大學一書只在此四句四句只是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而三者又只是明德新民造其極處若論新民又只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而已實只一事而已自昔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為此明德新民止於至善

而已盖天能以此明德賦之于人而不能使之自明其明德必生一神聖聰明睿智者出為億兆生人之主所謂作之君又以我之明德教斯民皆明其明德所謂作之師我之自明與民作新都要到十分處方是極至此堯之克明峻德必至于黎民於變時雍是天下後世君師之模範否則雖曰能明其明德又能新民只有一毫未止於至善亦非大學之極功也學者當思天之所與我明德赫然罔有内外與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初無少異自生知安行之次必當視聽言動常見此理瞭然于心目之間如夫子所謂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舜之見堯于牆見堯于羮則自終食不違三月不違以至于純亦不已而後可謂明德止於至善及其新民亦到十分極處而後謂之新民止於至善此大學之極功聖神之能事亦非出于吾性分之外也上焉者合下完具謂之仁且智

在中庸則謂之曰性其次當自敬以致其知又力行以終之謂之由智而仁在中庸則謂之教及其成功一也若其節目條理則先師之訓又有發于朱子所未言者他日又當與諸君子共講焉程子所謂天下之公理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此者也諸君子玩味此四句要見天人之付受又要見體用之一原又要見神聖之極功真知力行無一息之間斷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燦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　　宋　周應合　撰

儒學志三

置縣學

上元縣學在縣治西景定二年鍾知縣蜚英建

建學前記上元自程太子至縣簿士廸於訓至今恂恂如也邑故未有學裁置弟子員四附於郡學官而廩於縣春秋釋奠先聖令服其服薦獻七十子兩廡

下外是一無所與之東陽陳侯寅至則慨然曰吾為邑長於斯使為士者無以藏脩息游必郡之之焉不大恧歟顧邑賦輸皆上於郡繳銖寸入盖偃蹇睥睨者三年會負郭有民田入於官為畝凡若干廼請於大尹觀文趙公其諾如響計使户部倪公又欣然以廢圃衜從各三百尺有畸俾規以為宫於是上元縣學一日權輿矣侯方薙蕪斬翳木石苴鈇百工咸作亡何當代去恨後未及竟懼來者之弗緝也屬椅志

所始椅竊惟三代之學莫備於周周公所以經世變立人極六典具矣而建學養士之費獨未之聞及攷其制則巷有塾里有師朝夕出入有教自二十五家之閭等而升之黨庠術序以達於國莫不有條約焉然後知井田與學校並行真千萬世良法也阡陌開士什九無常產學亦往往無定處長民者將聚而教則必飲食之宮室之而官無公田又必委曲於經常之外故其事視古人為難獨慨今之學者月有試旬

有課大抵不過務記覽工詞章釣取聲利而學規云者又特出於一時有位之人類非聖賢旨意夫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窮理正心脩已治人所謂學也今使長民者學學爲以就所難而其學乃繆於古豈不甚可惜哉且侯之經茲役也必曰食焉而敘基焉而廬盖有爲之本者夫學亦若此而已邑之士其尚思侯經始之難視侯所以先立其本之意而程夫子之遺規緒訓益致力焉則爲無負於侯之所望若夫棟

宇䆇服未潰於成則新令且至必能以陳侯之心為心椅敬執簡以俟續書寶祐戊午日南至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梁椅撰

後記觀文相裕齋馬公再尹建業之三年江濤不驚閫書稍暇命客周應合筆受條教補職方乘之闕文謂皇居留鑰不可羣於麗譙以尊君也乃為留都錄以冠之又謂敎宫禮殿不宜旅於邑屋以隆師也復為儒學志以別之自郡而縣有學皆志上元首諸縣

學未建而石有記應合乃即鍾令蜚英而質焉令曰前令陳君有志於斯會去不果刻石以望於後許君繼陳又不果蜚英承乏始至承命府公立學第一事也我儀圖之數月將潰於成時聞其語未見其事一日登上元之勤清堂從容覩奥則晝宮於堵為殿為學為堂為序為門為庖井如也鳩之於廡鋸者左斧者右梁棟榱桷森如也諗令曰咄嗟集事何其才役具民不知何其仁甫閲月令來言曰學成矣堂一齋

四未名敢請應合曰明德新民大學之道堂扁明新可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學文脩行存忠主信名齋可乎令曰諾又作而曰昔未建學而有記今既建矣可無記敢并請應合固辭請益力則問之曰上元名縣肇於唐五百年矣建學昉此何也令曰昇為州江寧建康為府皆治上元郡有學矣縣復立學則懼其贅而不敢為縣以賦獄為急縣附郭又先急所急在彼視學為迂而不暇為其自厲者知立學不可以

已材與費又或制於府而不克為今府公以立學命我以寛條裕我於是免於不敢不暇不能為之誚蜚英之幸府公之德也應合喟然嘆曰縣有學寔三代黨庠術序之規武城弦歌豈以魯有頖宫而弗之務浮圖老子之居遍郡縣素王之宫顧疑其贅乎賈生慨簿書期會為大故俗流失世敗壞恬不之怪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學固先務也奚其迂所患者學立而教不立謂迂且贅亦宜哉

因攷之六朝縣未名上元時龍阜雞山北郊西郵數
學並立皆今縣境也立學雖多而世道日卑豈學之
無益於世蓋未知所以敎耳大經大法之不究談理
以玄為高掞辭以靡為上自以為學非吾聖人所謂
學也蓋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明至於我宋克生真
儒若程純公發天理之秘張宣公精義利之辨真足
以揭希聖希賢之正鵠而遺後學之指南車也此邦
寔二先生過化之地立學於此其可不皇皇汲汲偲

偲切切著明二先生之教以還三代之俗而洗六朝之陋哉令居衰盡思李泰伯之言乎武夫賁降由詩書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則推本於教道結人心之故夫教道之要在於明天理辨義利而已義心根於天理之正利欲生於形氣之私不能以兩立也此長則彼消彼輕則此重其為孝為忠為賢為聖至於位天地植人極亘萬古而不泯者義心之積也其便已媒身遺親賣交以至於欺君

誤國舍義取生淪胥於禽獸者利欲之積也其初毫釐之差其極天壤之判姑即是邦言之自古皆有死何獨忠貞卞公忠襄楊公廟食百世雖死猶生何杜充李棁之徒萬世切齒犬彘不若無他義與利之分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上元之濵長江滔滔地險可設人皆知之天理固於人心而利害不能移患難不能怵威武盜賊不能奪此天險也教道結人心真設險守國之最

大者歟夫如是然後知明天理辨義利之教不可以不明立學以明此教不可以不廣忱知所先務矣不是之務學雖多亦奚以為令曰是吾志也府公之所以命也請事斯語壽諸石以詒吾士土木之費末也故不書景定辛酉秋八月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記承議郎改添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叅議官兼沿江制置大使司叅議官程其亘書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

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総管行宫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寔封六百户馬光祖篆盖奉議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兼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鍾蜚英立石

江寧縣學在縣治北景定四年王知縣鎧創建

建學記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三代之學

莫備於周周之制自比閭族黨以達州鄉國都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凡屬民讀法鄉飲鄉射以至於六德六行五禮六樂無非教以人倫使有親有義有序有别有信各得以盡其分爲民化俗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世降而秦壞田制燔詩書周家法度歷漢唐不能復天開我宋儀式刑三代之典建國君民以教學為先建隆三年詔修學乾興元年兖州立學皇祐四年藩鎮立學慶歷四年州縣皆立學縣有

學寔成周黨庠術序之遺意江寧金陵附邑也為江左望黌宇尚鈌典正朔歀謁春秋奠祀令佐率邑子附拜於郡庠自慶歴抵於今二百年矣假宫就師熟視爲而莫之問番陽王君鎧来長是邑簿書期會之外慨然以興學自任莅官以來凡可以撙節者銖積寸累是經是營及值主學置官有師無學非所以稱上旨遂度地於縣廨之北鳩工市材夙夜展力士以此感奮不勸而相留守文昌姚公聞而壯之出金穀

以潰於成門皐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如也廊翼為二齋列為四宿直有廬前廡有位像設禮器靡不備嚴士於是可以藏脩游息矣然則羣居而教不可無養也官無公田不可經久也又得田若干畝歸於學以繼廩粟王君崇化善俗懇懇焉為學校計者不以代去而少衰繼自今游於斯者豈直弄筆以為名位計哉子職當共也臣道當盡也友當取端也夫婦之道當知儀刑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明之斯盡之行之斯至之果能此道尚庶幾國家建學立師之意若夫務記覽工詞章而曰吾之學止於是非王君所望於二三子景定四年月日奉議郎宜差充沿江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巽記承議郎特添差沿江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同祖書朝散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趙時㯟篆蓋宣教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王鏜立

句容縣學始建於唐開元十一年在縣衙之東本朝開

寶中修皇祐二年七月太常博士方君峻再建元豐二年葉君表以縣南館驛改造紹興壬申淳熙己亥重修寶慶丙戌王君通易民地添築墻垣左右疏池嘉定戊寅祠明道伊川於正禮堂左寶慶丁亥始建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祠宇與石刻亭對

重建學記奉議郎古梧吳君淇來宰句容當軍事方殷軍須旁午之時内事拊摩以不失聖天子愛養元元之心外謹供億以不違賢方伯綏靖邉方之畧既

内外兩盡上下交孚田里晏然絃歌有裕深惟觀民設教王政所先化民成俗令長之事而是邑也厥田惟下厥賦中以下田供中賦故其民勤其用儉惟勤惟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俗最近古易以入德而望是邑者三茅之山峰巒回環竹樹深密有泉石之勝而無巖崖谿谷之險隐君子之所宜居相傳以為秦之亂茅氏兄弟寔居之若武陵源然其居之安遂往而不反而誕者乗之以為於此昇僊焉使聞者遐

想至者企慕庶乎逮東之去有時而歸緱山之會有時而復幸旦莫遇之則九醖之觴可得而飲五百歲之桃可得而食駕鶴驂鸞可騰躍而上也而理卒無是則始愧其誕憂其窮竊取屈平九歌司命名篇之意以名其山之隐君子以為儚駕雖不可望而死生禍福之在人容有可得而轉移者蓋惟是山之隠君子在天之霊寔司之使世之貪生而畏死懼禍而徼福者爭趨之以庶乎久生而無禍而理復無是則又

窘於說之窮愧其誕之覺並緣傳記所載吾夫子問禮老聃之事肖土木像二名其倨傲鮮腆者為老聃而以其謙以自牧者為夫子曰老聃吾師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庶幾夫知敬吾夫子者必知敬其師知敬其師者必知信其徒之說不知老聃以清淨冲默為道豈誕者所能師夫子既聖不居不恥下問儻以所嘗問為師則問官名於郯子問每事於太廟彼小邦之長駿奔走執豆籩之人皆師乎故為前之二說則

自誣其山之隐君子為後之説則不惟厚誣吾夫子併與其所自以為師之老聃誣之其誕可勝誅乎雖然為是説者東西南北之人非吾邑之人也彼其以誕承誕以愚詐愚而吾邑之俗近古而易以入德者自若也然則興學以道之以正人心息邪説閑先聖之道非賢令長事乎君於是撙縣費之浮計學廪之羡益之以邑人之願助市材之美諏工之良涓日之吉撤舊宇一新之殿陛邃嚴儼王者之制堂廡廣修

放侯泮之規宸章有殿先哲有祠而士知所尊校文有廳肄業有齋而士知所勉下至庖湢積貯之所僕隷之舍各稱其宜總之為屋六十而墻之袤丈者百經始於紹定庚寅季秋之朔閱十有六月乃成計米以石厥費凡四百有五十錢以緡凡三千八百有四十二以日凡萬有一千二百而公不告匱盖以均節有道私不告勞盖以勞來有方既成屬寀記其事寀惟君之此舉所關者大不但為子衿城闕而已方緒

次顛末君復以書来言古之學者必至大學而後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余故以明德名堂而手書以揭之子盍為我申言其義宰惟明德天所均賦惟先明已之有是德而後能明人之德故明德必自致知始夫苟致其知矣則是非明辨而異端可得惑乎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則無妄念無邪思而憑虚御風等説可得入乎由是而身修則視聽言動罔不由禮安有自放於禮法之外由是而家齊則家人婦子各盡其

道安有自絶於倫類之間又由是而推之以治國平天下則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為克明其德反是則周穆秦皇漢武所以為耄荒而不可救藥也君曰然此固吾黨之士不待告而知者雖然是道也豈吾黨所得私哉當刻之石以正誕者之罪為愚者砭云歲壬辰陽復日丹陽劉宰記並書敷原王遂題額

溧水縣學唐武德元年建至聖文宣王廟在縣東三十步本朝熙寧二年知縣闕杞遷於通濟橋之東南建為

學紹興八年知縣李朝正重修大成殿并建講堂齋舍鄭公剛中為之記三十年知縣唐錫重修隆興二年知縣李衡增員養士淳熙十三年冬知縣房仲忽重建講堂十四年夏知縣李泳重修兩廡紹定二年知縣史彌鞏增建尊道堂於命教堂之後嘉熙四年知縣王儔建小學於戟門之右王公遂為之記淳祐五年知縣趙崇乘重修大成殿六年又創釣鼇亭於尊道堂之後臨淮水吳丞相潛書其榜七年三月重建戟門及櫺星門東

西两廡十二年知縣趙希崗建齋舍一十二間寶祐元年重修命教尊道二堂創學廪於西廡縣尉胡𠊓改命教堂榜曰明倫四年知縣喬進孫重建櫺星門加飭垣墻景定元年制幹趙介如權知縣事重修大成殿及東西两廡作亭於櫺星門外取易臨卦象傳辭榜曰教思前後縣大夫皆以興學為務故溧水文風最盛貢舉為多固山川竒秀之所鍾亦守令作成之所致云

重建學記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

校者溧水縣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闞杞為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侯謁廟之日顧所存者僅惟門殿梗莽頹翳蕭然煨燼之餘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户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不相與出力飭新茲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愀然進曰披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植賦取不均餠餌糠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取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為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寢旦起治政事謂

隐租匿役邑之大弊置立程度若將廉治者欺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大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婆娑從容皆於暇日問孝弟忠信爭先為之長老又進而言曰公鄉謂廢而不飭者今茲敢請侯即日為率僚佐詣荒宫經營四顧默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旁屋皆以舊殿為制為堂為廡為棲士之舍寓賓之次畚用之庫庖湢之所外至小學為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絡興庚申二月丙午

凡五十有八日而落成皆廪用積餘植仆補壊而為之者士既鼓篋上下釋奠升降拜起皆知在儒雅敎化中而輪奐鼎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答問之言則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之後茍斯民終歳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章布之士羣居於詩書禮樂之府漸染以仁義忠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

夫朝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
倅既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
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倅者猶未能知也倅名朝正
字治表登建炎二年進士第紹興十年冬十月丙戌
左奉議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勑令滎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鄭剛中記
建小學記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盖自
五家以上必立之塾迎仕之已者為之師匪直郡邑

有養也士能言莫不有教十歲就外傅學書計㓜儀誦詩舞象勺十五入大學而教以窮理盡心脩已治人之道秩然而不亂燦然而有文匪直成人有德也自秦罷學賤士漢唐之君豈無有志者更我仁祖而郡有學官中興以後縣令亦稍增置然四民雜處非復家習人誦安能比屋而有士君子之行哉幸而學設教修入不知奉親敬長之道出不聞從師取友之訓洒掃必無加帚拘袂之儀應對必無負劒辟咡之

容進退必無徐行後長之序居無禮行無樂動無五射五御之文静無六書九數之法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不過聲病得失之習利禄進取之計不但失其學而廢其教不但學者無人而師資亦闕氣習日陋志慮轉薄猶之築室而無其基濬井而無其功宜乎子夏區别之言子游以為末管氏弟子之職内政而外莫之能行卓然自立特其生質之良而已溧水居昇宣間當王教衰男子不背死於朋友女子不爽信於

君臣則天倫之美宜無不盡千載之間風流篤厚人物表表夫豈無之而時王立制以科舉取士千室無能應令者豈生材薄於古歟寶玉不琢拱把無養故也史公提刑彌鞏為令注意教養久漸廢壞今令王公下車興崇惟謹首闢西廡建為小學旋即學西闢地為宮合於虞庠在西郊之制成童而下聚而教者二十人為率賦詩屬對隨力所進課試有程教導有師表勸有式弦誦相屬先是公廩五百斛不足以贍

生徒至是歳輟諸倉月取諸稅猶懼不旣會永寧鄉
新築之圩租入七十石可以畢小學之供天造地設
若有為而然士風興行人材輩出前之成者後繼之
今之進者來未已小則蒸蒸而出大則亹亹而升還
成周而陋漢唐自兹始矣大書課冊俾記其成遂曰
小學之於大學為序不同其道則一而已大學者因
理以明天下之事小學者即事以觀天下之理誠使
幼學者用力乎孝悌忠信之行以及乎射御書數之

藝及其長也由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而理無不明由正心修身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而事無不格自塾庠至於序學而教無不成人無不化今顧求工於言語對偶之間其去聖賢塗轍益遠然賦有物混成而知志不在温飽歌願秉清忠節而廟堂稱賀對鸚鵡能言爭似鳳而稱精神滿腹驥墮地而動千里之想木脫頴而有聳壑之標王朝以此得人名賢所不廢也苟惟士無學師無教佻達而有在城之譏色笑

而無匪怒之教互鄉之不保其往闕里之欲得速成童子而有成人之風嬉戲而有襟裾之詠豈惟小子之學根於孩提抑髦期稱道其為大人也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安保其不欺君賣國以為鄉里之羞哉小學成始成終之教一言蔽之曰敬此心既立無往而非明德新民之功豈惟士子所當盡力抑長吏所當盡心也公諱儔北海人寺丞田子為國正中後國正以正學粹行承學趙丞相汝愚寺丞

以清節懿行受知黄尚書度則其政也豈簿書期會
而已哉遂少與寺丞同師事黄公今幸矣躬耕句曲
山下猶及見德化之成故不辭而為之記嘉熙庚子
清明日金壇王遂記并書丹陽洪陳哲題額
敎思亭記溧水壯哉縣治難其人開慶巳未冬番昜
趙君幾道繇閒幕被選攝邑事羽書正殷民恃無恐
明年春武偃文修釋奠先聖先師廼作亭宫墻之外
以萃冠帶以觀示衆庶盖地之最勝處也澤上有地

在易為臨故取象傳之辭名以敎思方求扁於府公
裕齋先生而檄召隨幕未遂也又明年邑人思之公
命復往大書敎思二字授幾道刻而揭諸楣正賓興
時也府統縣五登名大府者合十有三是歲溧水居
其八六經皆推首選士登斯亭動色而胥慶曰趙君
之政之以寧我趙君之敎之以淑我馬公任之足以
福我去而復來是以懌我吾邑貢士素多未有盛於
此時是敎思之作足以興我坡老嘗言君子為無窮

之教以保無疆之民願記其事以為無窮幾道乃以其士之意移書屬筆於余余於幾道有幕府交承之好辭弗獲命乃為之記曰臨之為象乾上兌下厚德載物坤之順也朋友講習兌之說也容保無疆蓋取諸坤教思無窮蓋取諸兌不有所保奚其臨不有所教奚其保故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臨人非以力制之也亦教之而已幾道其有得於斯乎何哉所謂教者周官鄉大夫之職受教法於司徒以三物教其所治

知仁聖義中和謂之六德孝友睦婣任恤謂之六行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而道在其中本末相須闕一不可教於平日攷於三年之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帥其衆寡以禮禮賔之賈公彥釋之曰帥其衆寡集於庠序之前皆來觀禮之人也知所觀則知所教矣斯亭也殆為觀禮者設歟教不在亭而有教之思焉此幾道名亭之意乎臨不以力而以教教不以迹而以心涵濡游泳意思深長賢能之興於斯為盛可以

驗幾道之教而府公巨扁為不辱矣或曰六五臨之主知臨大君之宜吉大君臨天下者也今以臨之教思施於子男之國宜乎否乎曰臨天下者之所以教正有望於臨一國者之推其教也國無大小皆務其教則天下之教成矣今府公臨大江之東思以廣大君之教幾道臨子男之國思以廣府公之教賢能之興出長入治即異日之臨民者又當思所以廣邑侯之教所以為無窮也所以為無疆也程子傳曰教導

之思至忱無斁容保之心廣大無限幾道盡與其士

勉之哉景定辛酉歲十月既望承直郎江南東路安

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記

溧陽縣學後漢光和中溧陽長潘乾嘗立校官其碑銘

尚班班可讀紹興中喻仲遠尉溧水得此碑於固城湖

之傍湖在今溧水縣界詳見於後其地在當時必縣治也唐有縣令

林均興學校養生徒其事見於斷碑碑在今之舊縣國初縣學

未設淳化五年縣令夏侯戩建宣聖廟於縣西門外其地

即今西門內廣惠行祠　皇祐四年知縣查宗閔移學於縣城東南隅崇寧中知縣李亘增廣齋舍於學前即髙為堂曰挹秀大觀三年邑士又於學前建閣曰折桂建炎末潰兵撤屋為營唯餘大成殿紹興十八年知縣施祐因舊基興創時有寓公尚書郎閻彦昭率里豪醵金助經費粗成而未備二十年知縣周淙重加葺治殿後建堂曰德化歲久頹毀慶元三年知縣李卞修整嘉泰中知縣趙賛夫重脩仍建待聘軒於德化堂之後嘉定初知縣李

大原王崇皆嘗整葺王又建濂溪明道伊川龜山四先生祠堂及櫺星門有興能觀光尚志麗澤四齋學長學諭直學教諭等位及直舍會食所十三年知縣陸子遹重修齋廡甃砌堦庭製三獻官禮服立楊忠襄公祠堂增置祭器所書籍所及學廄改造庖湢學前臨溪𥷑闢射圃養士之計時有增益贍學秋料米一千三百五十五石二斗三升六合八勺夏秋租錢四百五十千三百一十七文

新修文宣王廟記善乎董仲舒之稱人受命於天生

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夫能使人為君子者惟吾夫子之道焉今天下郡邑皆得立夫子廟而不能尊修之其何以示教化哉溧陽縣夫子廟舊處其縣西偏既隘且敝今縣宰太子中舍查侯嘗議欲遷之邑東南隅重役民而未果居一日邑民相與為請願

獻其地合材而遷之查侯曰汝曹無乃勞乎邑民皆曰鄉者明府當荐饑勸分粟以餉貧者曰俾築隄捍水墾陂之田衆賴以活且有欲富斯民之意此何以報之今又議遷夫子廟將教以善道如是重賜敢不子來於此乎於是翕然興功條焉畢事殿廡之制聖哲之像咸得其宜足以使邑之人圜冠方領遊乎其内奉縣大夫之祭豆侍鄉先生之經席知父子兄弟之道君臣上下之節而安處孝悌樂循中和以興賢

能以受爵禄入其境則將見男女之行路者由乎左右少壯之負荷者併其重輕至其鄉則將見訟田者閒漁泉者遜然後溧陽之民知查侯之德不可忘也夫查侯所以當饑歲役民而民忘其勞者由誠心之所及爾使長人者皆能如是則何事之不立何政之不行乎申公所云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者斯之謂矣廟既立查侯以文見託士龍謂兹事可舉以勸遂欣然書之皇祐四年九月七日沈士龍記

紹興重修學記溧陽縣學其權輿不可得而知考諸

夫子廟記蓋皇祐四年自西城遷今處閱時既久廢

葺不常最後建炎末有潰兵至撤庠屋為營壘唯餘

大成殿厥基自是為墟矣紹興癸亥秋天子大興學

校建陽施祐為邑之明年始合大家富室建今學又

明年且成寔紹興十八年也具興周侯淙眎施侯為

隅政既謁先聖先師徧觀黌舍惜其成而未備二十

年春遂因其室廬之顛仆者垣壁之頽圮者户牖之

踈腐者瓦甓之缺折者黝堊丹朱之未設者悉易葺而彰施之輪奐新美文采爛然屹當邑之東南如涌鼇背上物會是歲詔舉多士令先期赴鄉飲酒乃得應侯奉行惟力禮意有加於是邑居自達官而下畢來韋布雲集比異時為特盛邑之人獲觀進退揖遜登降之節莫不稱歎以為侯既能具嚴殿庭以展釋菜禮又能飾堂廡齋序以容士夫周旋乎其間真盛舉也既事休工侯廼命其僚三衢陳聞遠為之記聞

遠竊惟國家中興既脩鄰好置威武於虛空不用之地首闢賢士關開教化原又詔郡邑恢庠序養士類所以尊名教作人才者德至渥矣故雖偏方僻壤絃誦之聲如沸緊守令宣化之力也矧是金陵疆井廣袤民物夥繁雲峰秀水平遠可愛其淑靈之氣當不在川瑜陸異必萃之於人是宜才士輩出取科第如摘髭而登法從者接武並進它日三事之任尚庶幾見其人決非偶然矣抑知庠序之不可以不修也固

邑人之願也亦侯之職也譬之居室始焉而合不若少焉而全全必臻于美然後為至計侯之功信美矣推是心以往知其能粉飾治具黼藻王猷必矣是用紀其寔云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陳聞逺記

慶元重修學記古者諸侯之禮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夫以國君之尊欲以化民成俗非有王命則不得專焉魯為周公後承命有素至僖公能修泮宮則詩人頌之抑亦以是為務者或寡歟國朝恢宏聖道崇

尚儒雅凡郡縣皆立庠序置生員以闡人文可謂盛
矣其於教也宜若易然建康為今大府溧陽為府名
邑而校官興廢不常豈不繫諸人乎中興歲踰二紀
矣具興周侯淙宰邑始克有成自是復四紀矣歴日
彌長理葺滋怠漸致頽毀瓦礫草莽幾為荒墟今姑
蘇李侯來涖邑事乃復整備人士胥悦庀職其間者
儼然相率來告曰吾鄉是役成之惟艱幸而得人以
能及此不可以不記自隨旡圯以來前後非不經營而

莫得其要財耗於並緣事弛於因循而已今令君乃擇士之公勤者劉康國樂黄中董其事材美工良吏胥唯謹不旋踵而增屋三十餘楹輪奐畢備有加於昔向也諸生絃誦無所每禮謁釋菜值雨雪淖濘則凜然顛仆是懼其曷能恭肅今廊廡顯敞齋舍有序執禮肄業足伸嚴敬進道之誠將有擢巍科登顯仕踵前烈者顧不媺歟天下之事唯心之公者足以成務若曰寛猛從所設施令君之心主於恵愛視民如

子唯恐傷之而無私意焉不知者病其柔也校官之不修豈累政皆無是心哉困於財計之督責安有餘力興滯補弊今令君為政三年無催科之虐而期會不虧又推常額之餘顯設黌舍焉匪特是也社稷之壇郡邑重事也正義之廟風化所繫也皆廢不葺挹秀清暉二水門所以固一邑之襟抱亦置不問今皆翙立一新矣孰謂柔寛不足為政哉皐陶叙九德首曰寛而栗柔而立成王告君陳曰寛而有制周官曰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今君之心其公也其栗其立其有制者也其為我記之𤽄衰遲屏居且文筆非所嫻習老病茲蕪寒奚足任此然身為邑民目其荒廢閔焉願其復起者有年矣今既樂李侯之能底於成又喜諸人之言為有理也故直為具述其意以諗来者俾時葺之勿使復壞焉侯名卞字茂卿已丑鄭僑榜進士也慶元丁巳夏四月辛亥記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